



# 手相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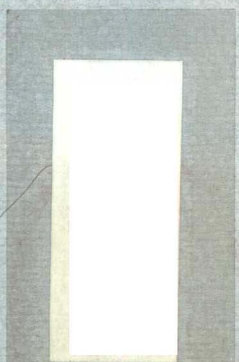
● 手相熱的參入與思考 ● 劉元舉 著



I247.5  
1352

# 手相夢

●手相熱的參入與思考 ●劉元舉 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 编辑说明

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总是离不开偶然和巧合，离不开在生活基础上的虚构，总要有虚有实。这部作品中的各类人物，他们的手相与命运发生了联系，或者契合，或者相悖，自是毫无奇怪可言，这是艺术创作的需要。相信手相和命运，是书中弱者、失意者、病者、心理变态者的寄托，可说是他们心态的实录。忠诚和善良的读者可以对他们的命运、遭遇、某些行为同情或痛恨，但不要对手相盲目迷信。至于手相学本身，作者和编辑都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可以研究和探讨，是科学的或有科学成分的或者是伪科学的迷信的，仁者可以见仁、智者可以见智，这不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作者的思考也只是一家之言。

这部小说中的人物，除了真名真姓者外，其他人物纯属虚构，万不可由于某个情节与哪位先生、女士的经历相似而对号入座。

由于作者在最后清样时做了必要的大幅度的删削和增写，延迟了出版日期，并调整了征订时的定价，敬请发行界的朋友和读者海涵。

## (吉) 新登字05号

手相梦 SHOU XIANG MENG

刘元举 著

责任编辑：刘明涛

封面设计：章桂征

---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125印张	3插页 314 000字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50 000册	定价：6.90元	

---

# 说点废话

(自序)

爱说废话不一定是当代作家们的嗜好，却是我的特点之一。我这个人特点太多了，有时竟会令我担心，太多特点会不会最终导致没有特点呢？

咱先不管它这些，该说废话还得说。

这本书是我亲身参与的结果，可以说象一个人参与了大革命、大运动什么的之后，撰写一部回忆录、历险记什么的。所不同的是，这本书不似回忆录那么严肃严谨，也不象历险记那么紧张那么真实。你完全可以象进入气功状态中那般平心静气地读下去。你一抓起这本书，肯定就放不下了。这本书绝对有意思，这一点我的坚信程度就象坚信我的女儿绝对有意思一样。用不着废话，聪明的读者一看书的题目就全然明了。可我还要多说几句。

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这古老的国度象我这样为一种好奇心驱使对手相发生兴趣的大有人在。许许多多“大仙儿”“半仙儿”“真仙儿”“假仙儿”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没法准确统计，凭直感，专业和业余的加在一起不下万千。所谓专业的是指看手相赚钱的。找我看手相的人中，就有好些是在



某地花了钱看过手相，然后再让我看据以求得到一种印证或者寻找一种心理平衡。记得第一次看到手相营业是在沈阳展览馆一侧挺幽静的花坛边上。一位年过半百的衣裳褴褛的老女人攥着一位少妇的手。老女人的手象块黑树皮，指甲挺长，里边包着黑灰。少妇的手白得娇嫩，指甲染着红色的指甲油。红指甲是我从她的另一只手上看到的。我凑上前瞅着那只脏黑的手蹂躏这只粉白细嫩的手不仅感到忿忿然。

少妇根本不嫌弃老女人的手脏，显然因为老女人看得准把她征服了。只听她一连声地问：“那我还能找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呢？”对方说：“找一个比你弱的。要是比你强的犯。”“那个头儿——”“比你高一指就行。”“那……”少妇显然是想问点什么，但发现围了好多人就没再问，从兜里掏出钱夹。少妇付钱时没有心疼钱的感觉，老女人接钱倒也接得爽快。以后的日子，这种赚钱场面见得多了，也就不再上前围观。不知什么时候，这地方发展成了手相基地，从那老女人看相的地方挪动了约有50米的距离，挪置路旁的人行道上，摆小摊似的一个挨着一个看手相、算卦、批八字，有忙人也有闲人，衣冠都不大楚楚，说实话，我不大看得起他们。在广州、在深圳、在厦门、在上海、在黄山、武台山、峨眉山、龙门石窟、千山、长白山……从南到北，到处可见手相营业者，高雅低俗不等，但我总觉得上赶着不是买卖。甚至有的地方摆相摊者竟如一个不法商犯，采取一种“牵驴”手段，就象合伙兜售一件劣质衬衫，装扮成一种热心买主，为看相招揽生意。故意装出让相士给看，而且十分心悦诚服，然后点出一张老头票。这不仅辱没手相门庭，也着实有点伤风败俗。

朋友们也曾半开玩笑地劝过我，出去看手相赚钱吧！看一个一块钱，总比苦苦爬格子挣几个稿费容易。但我终于没有。

看手相与写小说似乎有缘，曾几何时，手相风靡文坛。许多著名青年作家被传为手相大师或者大仙什么的。最为著名的就有西安贾平凹。

西安，这个十三个朝代建都的古城总使人感到一种凝重而又神秘的氛围。那里冒出一万个奇人似乎也是应该应份的。平凹君本身就是个奇人，文坛奇才。他其貌并不出众却修炼出那股仙风道骨的味儿。有一次他和一位超凡脱俗的道长请教有关道士的“冠”的文化，约好了只谈5分钟，哪知一谈起来，儒雅的道长竟被这位凡夫俗子给“震”住了。他们兴致勃勃地谈了整整一天。我曾到西安登门拜访过贾平凹，可惜他出差了。我舍不得走开，就在他的书房参观了一番。他的书房不大，却到处可见墨迹，天南海北，各式各样的石头上有他的题诗、题字，书柜上也有他的书法条幅，字迹清新、优雅，飘逸着仙风道气。给我印象极深的是一幅挂在正面墙上的达摩面壁图。图的两侧有两幅字联，字迹十分难读，端详了好久，方认出右侧：“不可无一”，左侧：“不可有二”。字是认出来了，可是内涵尚觉难悟。会看手相的除了贾平凹之外还有邹志安、白描等人。记得1984年我到济南去向张炜组稿，张炜在家设便宴。席间谈及手相，张炜当场让我给他的妻子看。看过他的妻子，张炜让我给他看。我在看手相时比较注意对方的表情，比较细心地捕捉眼神儿。可是这位成熟的青年作家始终保持一种“一潭清水”般的平静。直到最后，

他才给了个评语：“这么多看手相的，我认为邹志安看得最佳，你仅次于邹志安。”他还举了个例子，说是有一次他们参加了一家编辑部举办的笔会。邹志安在笔会上看手相大出风头。有一位主编对此不屑一顾，邹志安拉过他的手，只一句话就把他“钉”在门框上：“你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那主编倚着门框愣了半天神儿。

还有比这更神的传闻。说的是“湘军”叶蔚林。莫应丰在深圳买了台彩电，迟迟没有到货。叶蔚林给莫应丰看手相，便预言这台彩电肯定会运到，但肯定得碰坏一处。莫应丰便问什么地方碰坏。叶蔚林深吸一口气说：“一个角。”莫应丰大笑。结果没几天彩电到货了，打开一看，莫目瞪口呆——彩电的右下角当真碰了个瘪。

这只是一些传闻。文人看手相大都是为了凑趣，图个热闹，可称之游戏。如果仅仅局限在一种游戏的氛围，我就不需要废话了。问题是在我参与或者我制造的游戏里，许多人的心理和神态过于不游戏，要么过分紧张，要么十分沮丧，更有甚者竟然伤心痛哭。每当遇到这种全心身的投入者，让我说准点她能活几年，让我看看她离婚好还是不离婚好，我便惶惶然。这么大的事，手相是难以回答的。我也不是不能说，而是我觉得她的这么轻而易举地将命运交给我，我有点受宠若惊了。我对受宠缺乏承受力，这也是我的特点之一。

我把手相视作一种文化现象，它自有其存在的市场。你信不信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對自己负不负责任，怎样负责任。你對自己的人生命运没有把握的能力，或者说某些方面某些时候属于你自己把握你也能够把握但你却拱手送给了

看相的人。凭着某一偶然的感情认识去夸张去主宰自己，这是一种不思进取庸懒消极的人生方式，皆出之一种消极的文化心态。在我接触的人中，这种消极的文化心态是很普遍的。由此，我不能不担忧：这种心态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不管怎样，手相已经风靡南北乃至全世界。看者大有人在，信奉者也大有人在。有的甚至虔诚之至。把手相说得玄天玄地，神乎其神，造成一种迷信，以此骗人、蒙人、唬人、甚至害人，是应加以揭露与批判的。但不承认手相学是一种学问，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笼统地加以贬斥，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态度。如今，不是有许许多多的学会吗？为什么不可以搞个手相学会呢？即使作为一种消遣、一种娱乐恐怕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爱好者可以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手相的奥秘，揭去它的神秘外衣，使人们对手相学有个科学的态度和看法，这才有利于戳穿江湖术士的骗人把戏，才有利于破除迷信。我以为，这是我们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本来我是在说废话，可说着说着废话就变得有用起来了，这算不算我的又一大特点呢？说成是优点也未尝不可。

063975



# 目 录

说点废话 (自序) ..... (1)

第一章 手相与隐私 ..... (1)

- 1、我发誓再也不看女人手相，女人心眼窄
- 2、一个奇怪的男人，两个压抑的女性
- 3、三个同性恋或者性变态的故事
- 4、把生命线连上吧
5. 人生的答案就在你的手中

第二章 孤独者的世界 ..... (34)

- 1、一幅神秘的女性手相图从天而降
- 2、云鹤和她女儿的墓碑
- 3、流浪汉的手相与一对夫妻的分离
- 4、男人的孤独是因为什么
- 5、女人的悲哀
- 6、爱的荒原和性的沙漠
- 7、离婚之谜
- 8、不安分的女性

**第三章 罪犯与手相**..... (224)

- 1、杀人犯的手相
- 2、被枪毙的教授
- 3、给骗子看手相

**第四章 命运的悖论**..... (304)

- 1、可怕的暗示
- 2、神奇的车祸
- 3、寻找流浪汉
- 4、痴情女偏逢痴情郎
- 5、在县长与囚犯之间

**第五章 关于手相热、气功热及 ESP、PK 热诸现象的思考**..... (385)

- 1、先说气功、ESP、PK 的热与凉
- 2、手相热现象思考
  - 之一、为什么那么多人信相信命
  - 之二、病人、弱者、失意者、心理敏感的人信
  - 之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 之四、农民不信手相
  - 之五、手相的正副作用来自相士的自身修养
  - 之六、你将永远处在神秘的诱惑中

**后记**..... (473)

# 第一章 手相与隐私

## 1. 我发誓再也不看女人手相，女人心眼窄

起初我很喜欢给女人看手相。不仅因为女性的手比男性的手有魅力，而且因为女性大都信手相、信命。尤其是那种处于青春骚动期的女性，工作、恋爱都遇到不顺时，她们简直把你奉若神明。她们的手会因紧张而发抖，手心会冒出一层细碎的冷汗。脸色也会紧张得失去血色。她们对你每句话都会做出神经质的反映。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尽量拣些好听的说。这时候你即便说些漫无边际的话，她们也会往自身那根真实的藤上捋，比如你说她八岁左右大难不死，她就会自言自语地告诉你她十四岁时住过院，算不算大难不死？你

说算，她就点头了，丝毫都不打折扣。你要说不算，她就会苦思冥想，终于又想到了二岁半时得过虐疾。你为你看准了得意，她比你看准了更兴奋，她比你更希望准确度、成功率。她更关心的还不是过去，过去只不过是一种准确与否的印证，一旦印证了，她就会实心实意地请教未来，尤其是关系到爱情。许多姑娘的内心都深藏着一种隐秘。许多已婚少妇也藏有一种隐私。这种隐私是绝对不可能外露的，不仅瞒着父母，而且也必须瞒着丈夫。据说1985年在一个大城市做过调查，有婚外恋者占百分之三十八的比例，希望有婚外恋的占百分之五十五。至于同性恋在中国也有个不小的数目。

同性恋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似乎是件陌生的事情。我常常听到一些人在谈论同性恋。他们对这一现象感到莫名其妙。有的甚至坚持认为只有美国有，而中国没有。其实，只要翻看一点古书，就可以看到早在古时候，中国就有同性恋。《金瓶梅》中就曾记载过陈敬济的同性恋经过。在国外同性恋越来越公开化。法国作家雨果·马尔萨创办了《浪荡者足迹》的同性恋周刊。还有一个举世无双的同性恋党组织——自由快乐者活动党，其中有九十八名具备选举权的党员，一千多名党外积极分子。意大利的同性恋者戴维·热拉尔组织了一个同性恋特别信息沙龙，由此发财，现在营业额达五千万法郎。美国的神父中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是同性恋者。据《上海译报》登载，法国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同性恋者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意大利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英国百分之五点三，美国为同性恋人数之冠，高达人口总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



我有位文学朋友，他对我看手相很是信服。他信服的原因是我从他的指纹上看出了他曾与三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他的坦率令我吃惊，他给我提供了许多信息。在三十岁至四十岁这个年龄带的人，大凡婚姻都很不幸。十年动乱中度过青春时光，没明白青春是怎么回事。现在看到小青年那么自由的恋爱、那么随便的性爱感到一种嫉妒，便滋生一种“报复心理”。不是报复别人，而是报复自己。当然这些人身上传统的道德观念还是占相当比重的，他们有子女，一般都不希望破坏现有的家庭结构，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瞒着一方，偷偷地寻欢作乐。这需要一种场合，城市人口密度太大，在公园里、在郊外，根本找不到一处无人的安全地带。不知谁第一个发明了朋友之间互相提供住房，以求方便。他讲了一件十分精彩的事情。

一天，他到街上办事，顺便买了点菜，还有几条鱼，就骑车回家了，他象以往每次回家一样，轻轻地上楼，轻轻地用钥匙打开了暗锁。先进厅里，把塑料袋拎着的菜放到地上，忽然发现关闭的寝室里有种奇怪的声音。他只一步就迅速跨到了寝室门口，一把推开了门。他看到了一个一辈子都懊悔的镜头。

床上，一个富有刺激的裸体脊背正对着他。那鱼骨状的衰弱的脊背，还有光秃成褐色的后脑勺使他电击般猛地抽回身子，遗憾的是门重重地卡在了门框上。“砰”的一声响动，简直山摇地动。那一瞬间，他的内心紧张到了极点。一个又一个念头闪电般掠过，他想逃出家门，但又觉不妥，急得直冒汗，不知所措。最后，他好不容易迫使自己冷静下来，踱过厨房，努力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寝室的门敞开了，立着一个高大身影，那是他的岳父。他没有勇气去瞧岳父的脸，却又不能不去瞧。他心里明白必须做出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介意的表情。他也许不太善于演戏，挺别扭的故意一怔：“啊，爸来了？”

父辈的宽大额头上一片汗湿，一绺忽略了的苍灰色的散发狼狈地粘在了眉间。眼睛低垂着，眼球有些浑浊：“哦，买菜了？”岳父的声音还算平静，不愧为具有驾驭千人工厂能力的厂长。他们相对着，再也没找出别的话说。但他分明从岳父极复杂的眼神中看出来了一种来自高级动物内心的呻吟、内心的乞求：“别，别说出去。”

高大的岳父走了，身后跟着一个矮胖的中年妇女。他觉得那女人长得不如岳母却比岳母年轻。

隔一段时间，他终于憋不住了，把这事告诉了妻子。妻子两眼呆傻，她不相信她那么敬重的父亲会做出这种事情。他害怕了，因为他的眼前又出现了岳父那苍白的汗湿的额头，那低垂的躲闪的眼睛，他一再叮咛妻子千万别告诉岳母。

妻子出于对父亲最真挚的爱，终于没有告诉母亲，但是，她发现父亲越来越少到她家来了，而且她再也见不到父亲那种充满自信、充满坚毅、充满爱抚的眼神了。父亲一旦和女儿单独在一起时，女儿觉得不自在，父亲更不自在，总是要寻找个什么借口躲开女儿。女儿恨那个女人。可她从来没有见到那女人，半年后，父亲患了癌症……

为岳父送葬那天，岳父单位来了好多人。他在那些人中，一眼就认出了矮胖的她，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胸前戴着一朵惨淡的白花。她始终低垂着头，使他无法看清她的面部。

那一瞬间，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由此想了许许多多过去不曾想过的问题，他觉得如果不是自己撞见那种场面，岳父不会这么快离开人世的。他把那个女人指给了妻子看，妻子也只会有一味沉默。

我给他的妻子看过手相。我没多谈，我只强调性地对他说：“你有个挺不错的妻子！”我不太愿意夫妻同时在场时给其中一方看手相，这种场面发挥不出来。尤其是看到爱情线时，不知该怎么讲。尽管都说看看玩呗，没关系，不会当真的，其实我知道这种东西是不好玩的，我为此得到过教训。

我有位多年不见的朋友，两口子都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有一年我去他那里出差，他们两口子去看我。作为我来说，完全是出于一种游戏，而且当时我刚刚学会看手相，总想抓住一切机会练本领。看男的手相时，我从他的爱情线上看出了外遇，我就着实说了。他当场否认。可是，女的却往心里去了。我多少知道一点，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女的比男的条件优越。中国的家庭结构，如果女的比男的优越，大概不会有什么幸福可言。女的在大学读书时，不仅形象出众，品学兼优，还是学生会干部。男的形象用女的话说：“奇丑无比。”那时有许多人追求女的，那些人至今还对女的抱有幻想。女的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是让他给骗了。但稍微留心的人完全可以听出这句话里渗透着多么强烈的味道。看完了手相，彼此开开玩笑，天色已是不早了。我把他们送出去，他们夫妻也都笑着与我告别。可我没想到，回到家后，他们夫妻着实吵了一架。妻子非逼着丈夫交待我从手相上看出的那个情人。丈夫先是矢口否认，后来被逼无奈，交待出来了，是在认识

妻子之前有个女的追求他，他没答应。妻子更来气了，质问他为什么结婚这么多年，这事儿一直没告诉她。丈夫说没有必要，妻子却一口咬定是和她藏着心眼。妻子想到自己为他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委曲，付出了那么多代价，结果竟连他的心都没换回来，就越发委曲了，哭了大半夜，他怎么也哄不好。第二天我去看望他们时，妻子眼睛还是红肿的。她是个十分要面子的女人，努力做出笑脸掩饰着。但她却趁丈夫不在屋时，偷偷问我：“你说你大哥那个情人是什么时候有的？”

我全然忘记了昨晚手相的内容，不知所云。经她提醒，我才笑了，瞅着她一本正经的神态，我说：“大嫂，那是瞎看闹着玩的，你还真信呀？”她说：“算命我不信，手相我信。”

开始我给别人看手相，的确是一种游戏式的，我自己并不严肃，更谈不到一种神圣的境界。可是，随着时光的推移，我看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准，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种境界。我开始清醒地意识到，这东西绝不可胡来，不仅涉及到家庭、婚姻、性欲、爱情，还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呢！我先说说我为什么发誓再也不给女人看手相。

去年，我随着商界的一批人到广州去参加商品展销订货会。我们住在郊外，连着下了两天雨，无事可干，心情抑郁，便忽然生起看手相的念头。不想这一看，竟看得轰轰烈烈，难以收场。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从老到小，几乎无一人不找我看手相。使我名声大噪的原因是我同屋那人比较固执，他不相信手相，说我全是根据对方的表情做出判断。他为了验证我看得到底准不准，想了个挺绝的“招数”。他让我站在门



里，而被看者从门外伸进来一只手。我只能看到手绝对看不见人的面孔，连人的身子都看不见。这是到了动真格的时候，我就来了兴致。旁边围了好几个人，我要维护面子，就必须看得准。我调动了以往所蓄存的各种类型的手相信息，托抚着门外伸进来的一只又一只手。我说完一只，就又换一只。有人故意在旁边打岔，明明是一只男性的手，偏偏告诉我是女的。我这时候已经不管男女了。一般情况下，男女之手是有着明显区别的，男人手骨节粗大，皮肤粗糙，而女人手娇小柔嫩。另外，男人一般看左手，女人大多看右手。记得我一连串看了五、六个手相，然后是一片哑然。我疲惫不堪，有点昏头胀脑，已经记不清到底对每一个手相都说了些什么。我仰靠在沙发上，门外涌进了光露手相不露面相的人，都是第一次相识，三女两男。他们彼此交流着，一致认为看得准。我注意过了，其中有一位长相挺标致的姑娘，身穿一条入时的裙子。她的眼睛挺漂亮，脸上化妆了，是用辽宁华侨化妆品厂最畅销的硅酮粉底霜还有露美系列。她瞅了我一眼，就低着头，定定地瞅着自己的手心。看得出来，她情绪很沮丧。过了一会儿，她把手往我面前一伸：“大哥，你再给我看看。”

我摇头拒绝：“不能再看了，再看就不准了。”

她是那么不情愿地走了。她一走，旁边的人就说开了。一致认为我给她看得太准，她不愿用脑子，智商低，她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可人家看不中她，她整天为此苦恼。所有在场的人全认为我看手相简直“神”了，于是乎，我那房间涌进了一屋子人，都撸胳膊挽袖子象量血压一样让我看手相。推是推辞不了了，硬着头皮看吧。在一片欢呼声中，我并没头